儀禮彙說

儀禮彙說卷六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婁[illegible]張[illegible]耐孫輯錄

受業戴[illegible]東府校字

燕禮首節呂氏大臨曰燕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故燕禮有薦俎而無黍稷食禮酒漿以漱而不獻此燕食之別也饗禮雖無文然雜見於傳記者言爵盈而不飲則不卒爵矣言有體薦則俎不折矣言几設不倚則無說屨升坐矣此燕饗之別也

小臣戒與者鄭氏云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飲酒以合會爲歡也小臣則戒焉賓

氏疏云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也愚按燕之正賓則卿大夫士聘來還者至于與燕之臣乃留在國不行者故鄭云留羣臣是也至朱子則云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燕使小臣留之此不同于注疏之說也　又敖氏云與者羣臣之與此燕者也君所主與之燕者亦存焉其戒之節於朝於家則亦閒義疏云按所燕如本國臣子則並戒之於朝君異國聘客則當別戒之于館其詞如篇末所云也愚又按君所主與之燕者其前定者也或戒于朝或戒于家一也至與燕之臣或是其陪客耳羣臣朝退之時容有不在者則戒之于家亦其宜也且羣臣朝君百官皆在盡留之則

不能君擇而留之于禮未安或當使逆其家而命之則尤合也與者專主陪客言之乃義疏之解爾

膳宰具官饌節敖氏云具官饌謂具諸官所當饌之物也寢東益東壁之東也此時所具者其薦羞乎及旣設賓席官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

又義疏云公食禮曰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大射禮惟曰官饌蓋公食惟食一賓則但有東房之饌而已此禮及大射賓賤皆有薦羞其爲堂上之饌自應饌于東房大射禮于宰胥之薦而曰由左房是也若堂下之饌或當在于東塾或當仍于寢東下文于士以下之薦皆不言其所由者是

也。

樂人縣。節。賈氏曰。樂人未知何官。按周官天子有大司樂并樂師。諸侯惟有大小樂正。以當天子之大司樂樂師。又周官眡瞭職云。掌大師之縣。案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眡瞭。當使僕人縣樂也。

設洗篚。節。敖氏云。諸篇但言設洗。無連言篚者。此篚字衍文耳。洗與罍益瓦爲之。下云君尊瓦大。則此可知矣。先設洗西之篚以爲節。故勝篚後設也。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節。按少儀曰。尊壺者面其鼻。故凡設尊者皆面其鼻。尊鼻東向。此設尊者西面。故元酒在南而

曰左若以酌者言之則爲右矣錫者麻十五升去其半而
加灰之布也大射用錫若絺此禮用錫若綌亦稍貶于大
射也加冪之法大射儀云冪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此
亦當然也又夭大不言元酒者以其言南又言南上有元
酒在南可知

司宮筵賓節大夫爲賓乃無加席者以燕禮輕也大射禮
重雖賓其臣得有加席以上並敖氏及義疏

司宮鄭注云司宮王謂之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疏曰
諸侯兼小宰有司宮其職與小宰同義疏云司宮蓋即天
官之屬之宮人以中下士爲之者天子之宮人在諸侯則

爲司宮也宮人之職掌寢中之埽除執燭此禮在寢故設尊陳筵皆司宮掌之以是爲埽除之類也下經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尤其明徵矣愚按後說是也

射人告具節敖氏云是時蓋在阼階東南南鄉射人北面告之愚按下文卿大夫入門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敖氏云公俟其入乃降而揖之明降尊之義也若然則前者告具時未即在阼階東南矣敖說不免自相矛者也解經者遇此闕所疑爲可也

小臣設公席節義疏云按重言西鄉者君宜南面嫌升席後當與席異鄉也燕義曰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愚按

居主位則不南面故經復言西鄉以明之耳

小臣設公席節鄭云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賈疏曰大射辨尊卑先設公席此燕私禮卑者先即事義疏云案小臣既設公席司宮乃設賓席文有後先禮無倒互也上筵賓節敖氏巳詳之矣愚按此二說似皆可通

小臣納大夫節敖氏曰凡巳之臣子入門而左右皆由闑東鄭氏曰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賈氏引玉藻云公事自闑西聘禮賓入由闑西是也又云私事由闑西是臣朝君法此禮是也孔氏穎達辨之曰曲禮大夫士出

入君門由闑右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義疏云玉藻所稱公事請聘使行聘享之禮由闑西者賓也私覿由闑東自居于臣也至辭之而再入則仍由闑西矣已國之臣無由闑西之法不以公私異也

公降立于阼階節義疏案周官司士職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特揖者一一揖之以其等者王朝有中下大夫也旅揖者衆揖之通上中下士而旁三揖不以其等也此王日視治朝之禮也禮器云若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禮及大射儀爾卿大夫皆旅揖士則不揖者燕在寢大射在射宮禮殺于治朝故也

義疏云按此經所言諸侯燕朝之位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之內爲外朝路門之外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燕朝之位文具此篇則天子之燕朝亦可放是以推之若治朝之位則無文聘禮君與卿圖事注云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燕以燕朝推之而知治朝亦當然耳然燕朝所謂君南鄉者乃在阼階下之東南若治朝無堂則但出路門左南鄉而立與燕朝異也至射朝之位說具大射儀疏按賈氏之說與此有異然當以義疏此條爲準也

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鄭氏曰揖之人之也謂以人意相

存偶也。賈氏曰：公將及卿大夫升堂，揖之乃升也。敖氏曰：揖之乃升，禮之也。亦異揖之義。疏云：公南面揖，爲先升也。愚按異揖旅揖姑置未論，而公一人先升，若卿大夫並升，二義相懸矣。俟再考。今依義疏及郝氏說。觀下文，知惟公升，卿大夫未升。

小臣自阼階下請。愚按秦制，階下侍衛之士，非有命不得上殿。執冪羞膳之士，雖有常職，非出君命，不敢升階，是以必白于君而命之也。

乃命執冪者羞膳者。鄭注曰：其時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西面南上。言執冪者，不言羞膳者，略之也。

疏曰東面階西面階乃婦人之階非男子所升則羞者升自北階可知又大射工人與梓人升自北階此宜同之又士冠禮贊者立于房中西面南上故亦同之丹陽姜氏曰膳宰升北階此注舛也羞膳之士與膳宰下經明云升自西階矣愚按羞膳者所由升經所不見故注疏以意說之俟再考之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賈氏曰周禮王之膳夫是上士此諸侯膳宰明非上士且禮之大例爲羞者尊于設俎者丞士爲羞而膳宰設俎則膳宰之卑在小臣下可知

射人納賓節賈氏曰及庭謂出掌塗而北面也愚按此解

尤明。

賓升自西階節敖氏曰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為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則主人從而升也義疏云據下主人獻賓卒洗卒盥皆曰賓揖乃升至賓酢主人卒洗卒盥亦曰揖升則此升時賓主人俱有一揖亦所謂相存偶也升則賓先而主人後階上則一等

又鄭氏曰宰夫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義疏云周官宰夫為大宰之屬秩尊而職重未可以此之宰夫當之疑諸侯無宰夫直以膳夫之長為宰夫耳主人洗北西面乃是獻大夫後行薦之而改位于此非其初位

然也愚按敖鄭異義俟再考之

主人獻賓章賓少進辭洗至興對敖氏云賓少進者少南行而東面也主人興對亦西北面

降盥賓降主人辭節敖氏曰降辭之位皆如初可知賓者君之所命故主人代君飲之則酌君尊益達君之意也舉觶以下之儀詳見大射

主人筵前獻賓節義疏云公席于阼主人不敢在阼階故與賓同階則必在賓之右矣此下凡主人之拜皆於右不具見者可知也

膳宰薦脯醢節鄭氏曰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賈疏

燕禮不言牲體之數既與鄉飲酒同用狗則體數亦同故引以爲證也敖氏曰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骨與鄉飲酒賓主之俎異義疏主敖說

賓坐左執爵節敖氏曰此賓乃大夫也亦絕肺以祭而下文又云公祭如賓禮則是自上至下其禮同也若說則大夫以上繚祭惟士絕祭其不考諸此乎

賓西階上北面節敖氏云賓執爵與主人乃答拜凡答拜皆於所答者與乃爲之經或不言其與文省爾

賓酢主人章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節義疏云辭降辭洗有兩奠與則上文主人之洗當亦有兩奠矣賓盥亦北面

既盥亦坐取觶而後洗彼此詳畧互見耳

賓降盥節鄭氏曰賓旣南面授爵乃之左敖氏儀禮節圖釋之曰經言北面受爵而不言賓卒之逆受酬則賓當南面又敖氏則曰賓酢主人蓋亦西南面授之乃之左賓親酢者伸其尊亦以君不親酢故無所辟也又義疏案云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經不言獻之酢之之面者因于鄉飲鄉射也愚按鄉飲鄉射酢主皆席前東南面授爵此則獻賓于筵前酢主人于阼階上而經有主人北面拜受之文則亦與鄉飲鄉射異也敖氏西南面之說所以示謙也行禮者主人則何嫌而不南面逆授乎此則鄭說不易而敖氏詘矣

主人坐祭不啐酒。節義疏云。啐酒而後拜酒。拜酒而後告旨。不啐則不拜。不告可知矣。又不殺者。以酒爲君酒。嫌雖不啐容有拜也。又以已是代主。嫌雖不拜。容告旨於君也。正主酢則必薦。此未薦者。以主人堂上無位。堂下又未定洗北之位。無所薦之。且公卿未薦。不得輒薦主人也。

主人獻公。章主人盥洗象觚。敖氏曰。鄭注觚有象骨飾恐當作象齒。飾按骨之爲言猶象齒也。未定鄭氏之誤歟。○鄭云取象觚者東面。賈疏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以是知東面也。　義疏云。獻酢之禮酬而後成。未酬賓而獻公者。尊公也。先獻賓而後獻公。蓋

之禮主于賓。

公拜受爵節敖氏云拜于下者臣也此惟一拜蓋答公拜也拜則不稽首答拜而不稽首亦獻禮然也凡臣先拜其君皆再拜稽首也。

士薦脯醢節敖氏云升自西階者俎也著之者嫌公俎宜由阼也膳宰設俎則少退東面而俟既贊授肺乃降義疏云膳宰者膳夫之屬與卑于士則未成士也愚按天子膳夫上士諸侯降等膳宰差卑則爲下士亦有之而薦脯醢者乃不定其爲何職乎。

膳宰贊授肺節義疏主人受爵亦東北面其奠于膳篚亦

東面.

更爵洗節.義疏再拜稽首.以當拜受之節也.主答再拜.以當拜送之節也.

主人酬賓章.主人盥洗升節.敖氏曰.觚當作觶.此酬賓也.乃云媵觶者.以主人于賓爲降等故也.云媵觶于賓.題其事耳.又鄭氏曰.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義疏云.獻以爵而酬以觶.飲酒之大凡也.獻或不以爵而以觚以角以散.則皆有爲而爲之.至酬則無不以觶者.以非觶則不可以旅也.此主人酬賓.則觚爲觶明矣.

賓降筵節.賈氏曰.賓受獻訖.立于序內以來.未有升筵之

事。鄉飲大射酬前賓皆無逆在席者言降筵者蓋誤。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鄭氏曰。辭者辭其代君行酒而不立
飲也。此降于正主之酬故也。疏曰上文獻君。君立卒爵則
主人代君酬賓亦宜立飲。今主人坐祭遂飲。故云辭其代
君行酒而不立飲也。正主酬如鄉飲鄉射。主人酬賓皆坐
卒爵是也。通解曰。正主之酬賓皆坐卒爵。此代君酬當降
而立飲矣。今不立而坐。則是不降。故辭不敢當也。愚按鄭
氏此解甚當。而敖氏有異。敖氏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
蓋欲即受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更酌也。且遠降勝爵于
公之義也。但主人將飲而賓之辭曰我受此觶。是禁之使

不飲也其非禮意甚明不可從也

受爵于筵前節敖氏曰主人酬賓不奠乃授之者亦與士禮異者也主人拜亦於賓右少牢下篇酬尸酬賓亦皆親授觶

賓升席節義疏酬酒不祭以已祭于獻也此祭者尊者之賜雖重賜如新受賜臣子之敬也下文賓爲公所酬雖旅亦祭義與此同

主人降復位敖氏曰位西方東面也此時未有洗北西面位至既獻大夫而薦乃有之李氏如圭曰下經薦主人于洗北則洗北者主人之位愚按兩說與今義疏以李說爲

存疑。

賓降筵西節　敖氏曰曩者賓降于階下而君命升之故此時唯降筵而已恐重煩君命也不立于序內者升降異處也。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敖氏云大夫在入門右之位北面則小臣作之其南面與　又義疏云將欲行酬使衆人共飲而酬必自賓始然賓不敢始也故于賓與酬觶之後乃使二人媵觶于公公于是獻公酬賓即爲賓舉旅云

若君命皆致節　義疏前兩序進其初序于洗南爲盥洗也其繼序于西階爲酌散也此兩序進其初亦序于洗南

爲拜命也其繼則序于尊所爲賓觶也

公爲賓舉旅之公坐取大夫所媵觶節　賈氏曰賓於堂下拜訖而君辭之若未成然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若堂下未拜聞命則升即下經云賓升再拜稽首也不言成拜所以別之

易觶洗節　鄭云於尊者言更自敵已下言易賈云受尊者之爵及與尊者爲皆言更與卑者之爵及受卑者爵皆云易朱子疑本無異義云

賓大夫之右節　賈疏云賓位合在西今在東故云相飲之位敖氏云賓獨祭酬酒者以此酒爲公所酬異之也

獻諸公卿之主人洗爵。 義疏云，案此禮卿之席位于鄉飲射爲遵者之位，其大夫之席位則爲三賓之位。

司宮兼卷重席。 鄭云言兼卷則每卿異席，敖云兼卷謂以兩席相重而并卷之，其卷亦自末，東上者席也，位亦如之，愚按兩說皆合，大射賈疏非卷是鋪設之時，兼卷而設之也，尤爲分明矣。

乃薦脯醢節。 不啐酒則不拜酒，不告旨可知，此敖說，又卿無沮者，燕主于羞，不酢辟君，此鄭說，禮主于賓，故公卿已下皆不酢，此義疏說。

無加席。 敖云以太近於君，故設時即不敢與之同，而不

待其雖禮加席尊于重席也

再媵觶之請致者節　義疏旅凡三舉故致必三觶三爵而乃以兩次致之者始之舉旅為賓也繼之舉旅為卿也三之舉旅為大夫也次敖氏云公命致爵或前多則後寡或前寡則後倍要取足于三觶之數耳

為諸公卿舉旅之第一節　鄭云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按此之舉旅為卿非為賓而亦或由賓以及長是仍優賓也

主人獻大夫第一節　義疏云此衆大夫與大夫長之禮無異故經不別言之其實衆大夫皆于此時以次得獻獻

訖而後脅爲主人。
脅爲主人節。　鄭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觴之脅之也
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敖氏曰宰夫士也宰夫之位本在
西方以其爲主人故至是而薦之于洗北因使之易位焉
愚按大射注賈氏曰主人大夫此云大夫之下者前大夫
之中位次在下也義疏據周官膳夫職唯上士無大夫王
燕飲酒則爲獻主故主敖說然宰夫職有下大夫亦有上
士疑鄭說未爲不當似可兩通
工歌之小臣納工節。　義疏云周官大僕之屬小臣四人
無相工之職其相工者乃眡瞭也諸侯無眡瞭以大僕者

小臣爲之今此相工者已有四人而諸賓請媵之等乃皆小臣其數更多于天子燕大僕之屬有祭僕御僕與小臣同官可得兼用之歟

卒敬主人洗觶　義疏主人洗升者爲長者一人洗爾保

工不洗

公爲大夫舉旅　義疏此三舉旅爲大夫也宜賜大夫之長而惟公所賜者賓與公卿皆尊于大夫故或先賜大夫或先賜賓與公卿俱可也其先賜大夫者則受賜之大夫必首以酬賓乃由公卿以辯于衆大夫若先賜賓與公卿則其行酬如酬卿之禮

樂備之笙入立于縣中節。一義疏案燕禮大射皆縣也雖闕北面猶備東西之縣笙鍾笙磬縣于阼階與西面頌鍾頌磬縣于西階西東面故笙入立于兩縣之中而北面也又工既從大夫之制而用四人則此笙亦三笙一和與

大師告于樂正節 楊氏復曰此正歌笙間合四節與鄉飲酒同鄉飲酒四節相繼而作此于工歌後公爲大夫舉旅畢後乃笙入間歌合樂而後樂備。

立司正之節 義疏案司正之立大抵爲堂下之意多鄉飲射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以所酬辨于堂下也此前三舉旅皆不及士故至此始立司正。

司正洗角觶節　案禮節圖云司正辟君設敖氏槪辨其非所謂變于堂上升觶降觶之儀及東行者其說是也又按敖氏解此節云中庭亦南北之中盡阼階前也司正不位于階間者燕有時而射宜辟之也愚前釋鄉射立司正一條已詳辨之鄉飲酒立司正經文云階間北面坐奠觶鄉射禮此條無注亦主階間爲東西之節與鄉飲正同又按燕禮大射云南面坐奠于中庭不另著階間者已見鄉飲故也果如敖氏阼階前之說則經文何不明言之敖氏鑿空言之不特與鄭與并與經文違背斷不可從至云燕或有時用射司正宜辟者當其始立奠觶之時尚未射也

臨射而始侯則亦可矣今按諸圖仍刻于階間則猶堪可仍刪剟新意可證矣又辟君皆從觶西古注亦無游義而敖氏亦不遵用其意謂變于堂上愚于鄉射篇中詳辨之矣茲不復贅凡敖氏往往言某禮變于某禮愚謂雖隨其宜實不須屑屑示變以著其新異敖君意臆逞私幾欲自爲一經謂宜分別觀之爾

按樂備事後立司正然后說屨升坐而后乃燕射今據敖氏說未射先徹階間之縣遷于東方乃張侯納射器其再射即用樂行之依此則徹縣之昔司正從而辟射斯無礙于燕射矣

徹俎之首節　義疏云請徹俎下降字疑當在告于賓下傳寫者誤

說屨升坐之賓反入節　少儀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則是于燕宜跣矣褚師聲子韈而登席乃爲君所怒也已上義疏之說

主人獻士之乃薦司正節　賈疏曰此等皆士而先薦者以其皆有事司士亦先薦者司士掌羣士爵祿廢置之事士中之尊者也云司正爲上者以其爲庭長故也

主人就旅食節　鄭氏曰北面酌南鄉獻之于尊南賈疏

曰陳尊向君若東楹之西東面設尊酌者當從東面酌此亦尊後北面酌也敖氏曰此尊北面則南面酌之獻之于尊南亦西南面既授則西面義疏引尊于房戶之間者尊南面酌者則北面此門西之尊北面酌者南面可知依此則鄭說雖亦可通而敖說爲優矣

燕射節　敖氏曰注云納射器而張侯考鄉射于納射器之後云命張侯者謂繫左下綱耳非謂始張侯也此經則當先徹階前之縣還于東方乃始張麋侯赤質并繫左下綱于是始納射器其序當如此　李氏如圭曰行葦詩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王肅以爲燕射也春秋傳范獻子來

聽公享之射者三耦亦燕射也

賓媵觶之前節　敖氏曰媵觶乃下大夫之事賓于是時爲之不敢以賓自處也執觶以下禮如下大夫但拜于西階下異耳郝氏曰酌散先自飲也公降一等故其爲賓也

賓坐祭節　敖氏曰拜不下者拜受拜既本同一節不敢再煩君命也

公爲士舉旅之公坐取賓節　愚按此酬主于士而所賜如初酬者以士在堂下必使卒受之大夫與以酬士始及之也

受者如初節　愚按舉者三舉觶賓公卿大夫並而旅酬

于是可略而坐行之以此酬主于士旅殺其禮也

有執爵者節 賈氏曰無算爵坐勸酒有執爵行之者此亦如之若然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也

大夫卒受者節 鄭氏曰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賈疏旅食次士得獻故知亦酬及之庶子以下未得獻至無算爵及焉義疏云旅食者旣不升獻自無升旅之禮或士卒受者降就其第而旅之耳愚按下章主人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又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又鄭氏謂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鎛人鼓人僕人師僕人正盡獻可知也夫阼階西階所以別外內

臣也而均之在堂上則同若拘旅食不升獻亦不升旅之說則凡爲外內之從官皆得升旅于堂上而獨匿旅食者恐非爲士舉旅之禮意故鄭說爲不易矣

士旅酌卒節　有疑此節專指旅食之士而言謂旅食當在堂下不與羣士升旅于西階上也愚按無莫酢云士旅酌亦如之承上酬士于西階上之文又云士終旅于上如初解者謂徹羃之時士蓋先大夫而降至是升旅于上如初不異也必言此者嫌既降則宜遂旅于下也觀此則旅食者之旅酌于西階上益明矣

主人獻庶子以下節　愚按燕禮主人獻賓曰膳宰薦脯

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而禮節圖載云宰胥爲脯醢庶子設折俎此則据大射主人獻賓之文也鄭氏曰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于飲酒變于燕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于燕又按下經徹公俎者曰庶子正則此設公俎者當亦庶子正爲之大射徹俎章云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解者曰正庶子之長也燕禮膳宰設公俎故膳宰徹之然則此之設公俎者庶子正矣　今燕禮之獻庶子据鄭氏曰庶子掌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官也賈疏夏官有諸子職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是也愚又按夏官司士職周知卿

大夫士庶子之數者則凡卿大夫士之子司士掌之諸子亦掌之而諸子官曰庶子則統稱之詞也即所云庶子正者是矣燕禮受獻之庶子定作夏官之屬無可疑者或謂是卿大夫士之子而非官者有敖氏繼公張氏爾岐諸徒執司士職之庶子以証燕禮爲卿大夫士之衆子果如其說則入數不少儀意太濫似非禮之本指矣

無算爵之執散爵者節 敖氏謂酌亦酌勝也愚按出于公賜則酌勝爲宜僕更改之

所賜者興受爵節 凡禮公之親酬者勝爵也此則散爵而公命賜之故其禮殺

執觶爵者受公爵節。敖氏曰酌反奠之士既終旅則君自舉之。

受賜爵者興節。敖氏必與授者以向者亦與受也非賜爵者受授則皆坐酌者酌散也行之謂每授之于席也受賜爵者若賓也則此解先以之諸公若卿受賜爵者若諸公或卿大夫也則此解先以之賓餘以此行之。

唯受爵于公者拜節。敖氏大夫自賓觶旅酬之殺也于是執爵者降以酬者自酌且巳亦與旅也李如圭曰前爲士舉旅大夫猶拜此不拜者禮又殺。

公有命徹冪節。徹者示與臣下同盡此酒也在堂者皆

降拜謝君意也辭者辭之使升也辭之而不敢從命小臣以復于公公乃荅拜於此云辟者嫌旅拜則不必皆辟也不及賓與諸公文省已上敖氏

遂升反坐節　義疏言遂升明不待射人之升之也蓋呼微辭則顯示以不辭無辭之指矣故直升飲以副君意

無筭樂節　義疏云注謂樂章亦然者明得兼用小雅不但鄉樂

賓出之賓所執脯節　敖氏曰此非擊鍾以奏陔之鍾人乃其縣之在旅食之位者先立于此因過而賜之蓋鍾縣在階前奏陔之頃辭者方有事焉故也愚按賓出奏陔以

金聲玉振例之迨其至門內霤之時則終擊而親授之此一說也或賓出至此明言賜之置諸鐘人之傍側俟其終擊而取之亦一說也鐘人設有從者相之賓過而予之以賜鐘人如敖氏所擬又一說也賓自命從者徐以賜鐘人而已先至于門外亦又一說也經不具說耳

公與客燕首飾　賈氏曰燕異國卿大夫與臣子同唯戎賓爲異故于禮末見之

對曰寡君君之私飾　李心傳曰私之言屬也春秋傳叔孫穆子曰邾滕人之私也芋尹鴻告吳人曰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此爲謙詞明矣

其牲狗也餼　敖氏門外東方爨所在也故于爲亨之古
者寢廟之門皆有爨吉則在東凶則在西
若與四方賓燕餼　義疏必迎之者別于巳臣也迎不于
門外者別于朝賓也此所迎賓其正聘使也上介之爲賓
者當從聘使而入于公與賓揖讓時止于門西之位
賓爲苟敬餼　敖氏曰苟敬者國君于外臣所燕者之稱
也此席當有加席與食禮同而東上公與賓旣揖讓升公
拜至賓答拜公乃揖賓各就其席公降擯者以命命上介
爲賓上介禮辭許再拜稽首公答拜上介出公乃升就席
擯者納賓皆如羣臣爲賓之禮必以上介爲賓者禮君與

臣燕其爲賓者不以公卿而以大夫雖燕異國之臣亦如之阼階之西諸公之位也席祈敬于是且有胥皆與之不齊降者辟正賓 李如圭曰祈敬之席在公之左春秋傳宋公與魯叔孫昭子燕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右坐者居公之右改禮坐也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敖氏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是也凡升歌皆歌三篇不止一篇而已下管亦然大射儀曰新宮三終是也 鄭氏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義疏新宮有聲無詞蓋亦笙詩之類 朱載堉曰所謂管者無孔惟管端開豁口狀如簫口形似洞門義號闕之曰管必有

孔，乃有高下清濁疾徐之節，而可以成樂。無孔，則管各一聲而已，豈堪入耳乎。

笙入三成節。 賈氏疏曰：笙入三成，正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至敖氏則曰：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也。二說不同，俟再考之。

若舞則勺。 鄭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敖云：勺者舞名，但不詳其爲何代之樂也。二說互異，俟再攷。

獻公曰：臣敢奏爵節。 義疏案：下記有四方之賓媵爵，子公之詞，而本國臣子之爲賓者媵爵之詞無聞，故疏家謂主人獻公，及賓媵觶于公，皆釋此詞。

聚階節　敖氏云二等者階之上二等也以諸侯七等階言之則至五等左右足各一發盡階則復聚足然後升堂

有內羞節　賈云內羞者祭祀饋食後所加少牢所謂房中之羞是矣

不以樂志節　義疏云其樂以貍首而不以騶虞亦與鄉射異也

有房中樂節　敖氏云奏之于房故云房中之樂蓋别于堂上堂下之樂義疏引注云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蓋本詩之初意而言之愚按此樂當燕臣之時未必奏于房中敖說近矣義疏又云此樂亦工歌之

亦有疑其即當賓勝爵之節乎然廟升坐則不宜使工於堂上奏樂矣愚又按無算樂鄭氏註曰升歌閒合無數也取歡而已今云升坐後不宜堂上奏樂者於此若稍遠焉未必然也

叢說卷六終

儀禮纂說卷七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門人李廷燮健珩輯錄

後學沈汝山象咸校字

大射儀疏云據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以此大射為將祭而擇與祭者之禮又以周官司裘射人諸職考之則自天子以至諸侯卿大夫皆有大射已按司裘職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職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犴侯今此大射是諸侯之禮也卿大夫以下

則仿此而行之

宰戒百官飭敎氏曰此宰指侯國之上卿而言也然春秋之世侯國上卿有不盡名爲宰者愚按列國官名不同舉但舉宰以明之

射人司士戒飭賈氏云此所云戒如祭前旬有一日大宰職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注云前期前所諏之日也

司馬命量人飭敎云侯道侯去物之步數也步者蓋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刻畫貍形于上以爲識故曰貍步參謂介于二者之間也參侯其豹侯與敎之之處各去其侯之北

十尺者以其當二侯相去之中故以爲飾也夫其侯之西亦十步鄭氏曰鄉之何物每舉足北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畫侯道取象焉參讀爲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如大夫將祭於已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愚按鄭之說爲物未免附說不若敖氏爲正又舊說謂周官畿內之諸侯而敖氏非之曰凡言諸侯皆謂畿外耳畿內安得有諸侯愚按周初盛時畿內諸侯遂用舊制至東遷之後則畿外諸侯能行古禮而畿內則不復如前矣此可推而知也遂命量人節陳氏祥道曰鄭衆馬融王肅以正在鵠內而遂則以鵠在正內二者之說皆無所據要之大射之侯棲

饗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此其別也

樂人宿縣節敖氏曰磬外面爲股內面爲鼓西面者鼓在西而擊者東面也鐘鑮皆南陳亦以其北上也

建鼓在阼階節賈氏曰下西面北面建鼓皆在本方故須言一見無他鼓此鼓本東方移來北方故與其文不言一

又陳氏祥道曰楹鼓蓋爲一楹而四稜貫鼓于其端周官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莊子曰負建鼓而亡建鼓可負則以楹貫之可知

西階之西頌磬陳氏暘曰鐘磬之懸笙者曰笙鍾笙磬其懸歌者曰頌鍾頌磬春秋傳有歌鍾與頌鍾之義同先

儀鄭氏謂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功也是

說宜其然乎

一建鼓在西階節義疏云擊鼓必先擊鼙北面之縣但存

其鼓而俠其鼙者正以此鼓不鼙故也

簜在建鼓之間節義疏笙易而管難故常樂但用笙盛禮

則用管云管則管爲主亦仍有笙也此建鼓蓋指西階之

東阼階之西二建鼓而言然則此簜當階間矣下管新宮

其于階間管之與

鼗倚于頌磬節敖氏西紘磬紘之西出者也又義疏云縣

主于鐘磬以其編也其法用木爲虡以紘繫于鐘磬而樹

于庭凡十六枚云。

又尊於大侯之乏節鄭氏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義疏云、下經服不之尊、即此尊也、晉注讀獻爲沙、而以獻酒爲鬱鬯、古者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鬱鬯、未賜則資鬯于天子、今尊于堂下而用之賤者、不已褻乎、無是理也、又敖氏云、獻酒獻三侯之獲者及巾車獲僕人之酒也、鄭氏云、爲隸僕人巾車參侯豻侯之獲者、又云服不之尊、侯時而陳于南、統于侯皆東面、賈疏云、知此不爲服不設者、下文云服不之尊東面南上、義疏云、下經所謂服不之尊、即此尊也、于此預言之者、猶卿大夫之席、

臨時乃布亦預見之於前也
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節敖云獲者卽服不之屬鄭云亦統于侯也無爵因服不也又云服不之洗亦侯時而陳于其南義疏云注以乏東北之尊爲非服不之尊故以此洗亦爲非服不之洗當以敖氏爲正爲獲者亦設洗雖與賤者必潔敬也愚按大射儀中太史小史巾車皆周官禮官之屬服不氏隸僕人皆周官政官之屬其大射所設獲者負侯者卽服不氏及其徒也又所設釋獲者卽太史也因射時所職之事而殊其稱曰獲者負侯其實非有異人也敖氏亦云負侯獲者皆士旅食者蓋指服不之屬而言

之未知果否也特鄭氏以服不之尊與旅為賓另設而不儕于獲者之中則因周官司馬之屬但有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而無他職與之相涉此之獲者負侯其人原參故疑其見于下文而不在此也幾微之間故說為侯要亦無大異同焉爾

小臣設公席節鄭云惟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之於位後耳義疏按燕禮設卿席注云席自房來此乃云樹于位後何也當以彼注為準愚按席自房來原其始也樹于位後記其中也俟時乃設要其終也故兩說皆通

獲定射人告具節敖氏曰太史北面東上小史在西也從

者小臣師之屬也義疏按燕禮納諸臣與辭賓下拜皆小臣此納諸臣以小臣師而辭賓下拜則以小臣正蓋正與師分司其事也燕禮祝史同班此不著祝位者統於太史也其又在小史之西與祝史之職掌相聯故下經云祝史亦就其位而薦之又燕禮在東堂下者惟小臣師此則又有從者據司士職文有太僕從者注謂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則此亦祭僕已下歟

擯者請賓節楊氏復曰大射正擯故請賓以後皆言擯者

奏肆夏節敖氏曰此爲賓奏之當作西方之縣也周官言九夏次曰肆夏春秋傳言肆夏之三曰肆夏繁遏渠穆叔

聘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叔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此雅奏肆夏而不及繁遏渠者其降天子之禮歟愚按此說義疏是之

賓酢主人之賓降立節義疏按西階西者賓降階之正位也卒洗爲獻主不可由阼故其降階亦立於是東西之節主人與賓同若南北之節則主人常在賓南

擯者以命升賓節義疏燕禮西序作序內亦互文也

主人獻公之公拜受爵節敖氏此奏肆夏當以東方之縣

不拜酒節義疏爲獻賓奏則闕于拜酒將爲獻公奏則闕於卒爵後者尊卑之差亦以初奏時先後不同故也

媵觶于公之小臣請致觶鄭氏曰旣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亦相左賈氏曰前初酌自飲將相左于西楹北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向也今此二人先者酌訖向公前與之右旋于東楹之北北畔西過後者亦酌訖于東楹之北南過東向于公前與之是亦交于楹北相左也義疏曰燕禮媵爵之節觶于二人往來之交不言相左故疏于皆致時以先者之旣奠而反爲于南西過以後者之酌而往奠爲于北東行是相右此注言相左所以兩疏互異也敖氏之說主於相右者宜得之愚按大射媵爵于公之立於洗南觶鄭氏言先者旣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

相左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爲上又攷鄉射大射凡射者升降皆言相左而燕禮勝爵則交相右明係二禮互變可知敖氏以經不言相左但言交者皆相右而燕射不變者以爲允矣鄭于禮學最精必審諦而後出之況射者之交相左見于前後者非一恐非牽彊釋此皆可兩通云

主人獻大夫之辯獻大夫節賈氏云大夫獻訖降階獻辯辯者乃總升之就席就席乃爲之

工歌下管之小樂正從之節愚按鄉飲酒鄉射並云樂正大師燕禮亦然其以左右正爲樂正僕人正者鄭氏也辯說在後大射儀有大師少師樂正小樂正亦有左右正考

之周官禮官之屬曰大司樂樂師又大師小師而樂師一
職有下大夫上士下士若干人鄭云小樂正于天子樂師
也敖云諸侯之小樂正下士也據此則大樂正乃樂師之
長小樂正乃樂師之佐經云少師卽周官之小師是已敖
氏云樂正前三篇不言小以此大射見之也此樂盛于彼
且用小樂正則彼可知矣大射乃不使大樂正者其辟祭
饗之禮與義疏亦云反覆此篇未見樂正之有二人也核
郝氏而誤愿于此不能無疑焉按大射自再射釋獲訖將
欲三射則司射請用樂公許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
日諾司射退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許諾樂

正反位是明有樂正與鄉飲鄉射燕禮正同上經云小樂
正從之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明是二人如其不然經文何
靳于一小字而止稱樂正也又鄉飲設席于堂廉東上樂
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鄉射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
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注云不欲大東辟射位也燕禮席工
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立于其西與鄉射同大射席工
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大師少師及相者入小樂正從
之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則席工之處無異而小樂正立
于西階東立處同于鄉飲也其互異者不見樂正先升之
文竊意小樂正從之則大樂正先入可知此直無庸致疑

也鄭氏以獻庶子章遂獻左右正爲樂正僕人正賈疏謂大射兩面俱縣大小樂正各監一縣又以邊樂分左右者不集穿鑿未見其然矣又按燕禮大射皆國君行之故前有樂人縣樂人宿縣之文周官大司樂之職凡樂事宿縣今諸侯降于天子所謂樂人者當是小胥之職所云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其所掌也○愚按燕禮大射之獻庶子以下經云辨獻庶子乾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庶子之禮又下經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二經無異文鄭氏以左右正爲樂正僕人正者僕人正相師故目

二樂正爲左右正而僕人正踰之此解似亦可通敖氏曰左右正與內小臣同獻意其亦爲內臣愚考周官冢宰之屬曰宮正上中下士凡十四人內小臣上士四人奄也司馬之屬曰諸子下大夫中士凡六人今燕禮大射所云庶子即諸子也宮正之官其爲之佐貳者詎非左右正歟且宮正職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下經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明是近君聯比同類之官一一例獻之阼階上爲宜若樂正與工向者席于西階猶賓之也益知不然矣愚特因敖氏之說而推衍之如此庶几愚者千慮之一得云稱左右正者明其止二人也

乃歌鹿鳴三終節鄭氏曰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敖氏曰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工歌鹿鳴之三是也愚按鄉飲酒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而此止言鹿鳴鄭說是也

主人洗節鄭氏曰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敖氏釋之曰注意謂獻大師時瑟者猶未受獻而其左瑟則以此時爲節也義疏云上經云後者徒相則鄭謂大師無瑟者可見也鄉飲酒注以大師爲或瑟或歌者誤矣

乃管新宮三終節愚按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鄭氏曰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賈氏曰笙

入三成，正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鄭賈之說當也，敖氏云，管新宮三終者，管新宮并及其下三篇也，一篇之名未聞，據敖氏之說，絕無證佐，知不然也。又李氏如圭之解燕禮記有云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即斯干之詩，朱子集傳亦引此語，且次于小雅各篇之下，理或然也，或謂斯干爲宣王詩，則宣王已前何由用之，愚謂小序之說，尚屬未真，儀禮雖周公所定，譬若後世會典，或者隨時增損，宜王中興，議禮制度，爲世作程，亦無不可爾新宮止于一篇，益知鹿鳴亦止一篇矣。

請射之司射適次節，敖氏云，次所謂耦次也，周官掌次職

云射則張耦次執弓左手執弣也挾乘矢于弓外謂挾四矢而矢在弦弣之外也見鏃于弣明其指間前後之節也右巨指鉤弦所謂挾弓也賈氏曰燕禮射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則射人司正一人也又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此大射正擯擯者請立司正公許遂爲司正則司正與大射正一人也下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執弓注云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

卒畫自北階下節鄭氏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義疏謂工人士梓人非內官比且大射不應有北堂下之位愚按工人士梓人升自北階自北階下則位于此爲宜今

旌節圖亦刻于北階之下。

誓太史之太史侯節義疏按太史位于侯之東北至此乃適西方，小史亦從焉，東面則北上，然其尚仍故位與春官太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則天子諸侯之賓射燕射，其太史所執事，悉與此同。

蓋比三耦節鄭氏云，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敖氏曰，三耦皆士也，義疏云若此耦果以大夫充之，如注家之說，則當有上御于大夫而異其命耦之事，如下經所云矣，以此知敖說可信，愚按上文司射西面之誓，自公至士凡三等，則鄭說未爲不是而初射之

三耦皆士爲之亦無不可故經無明文也敖專主士說耦
爲一偶之見焉
卒遂命三耦節敖氏曰亦命之謂取弓矢拾此下皆有三
耦袒決遂拾取弓矢之事亦文不具也三耦既取弓矢俟
立于次中而西面北上
初射之首節鄭曰析羽爲旌敖曰旌謂翿旌鄉射記云君
國中射以翿旌獲今義疏以敖說爲存疑而曰敖謂翿旌
與鄭異者則鄭與國中之別耳此條再攷
上耦出次節敖曰俟中于俟之中又義疏曰鄉射射耦之
發位爲東行所謂上射在左者在北也此耦之發位則爲

西行所謂上射在左者在南也
司馬正適次飾鄉射司馬命去侯不決遂但袒執弓又不
挾此決遂又右挾之君禮威儀多也見義疏
授獲者退立飾鄭氏云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之相
代而獲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之不相代賈氏云上注引周
禮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大侯尊故使服不氏與一徒
居之餘徒三人分于二侯以少一人不得相代敖氏云授
旌而退三侯皆然則其負侯居乏之人相代亦宜同退立于
西方各當其乏之西與義疏云注据服不之人數以定參
干之不代然上經云負侯者皆適侯又云負侯者皆許諾

至此乃云授獲者則負侯與獲者之爲與人三侯似宜從
同依敖說與注異禮節圖云敖氏以負侯爲旅食士旅食
位在門西北面愚按敖氏謂獲者負侯皆士旅食則人數
多三侯並可兩人相代按燕禮士旅食注旅衆也士衆食
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則服不氏之徒四人
與士旅食名異而實同也獲者少一人或以士旅食足其
數而不必泥服不之徒斯無誤矣
司馬正出于下射節義疏云鄉射司馬反位立于司射之
南此有司馬正又有司馬師司馬正于此始定其位然則
司馬師之位亦宜近之如小史之與大史矣

卒射右挾之節義疏鄉射于誘射既卒曰右執弦卽右挾也北面揖亦指在物之揖也其稍南及西行及階之揖則南面

三耦卒射節敖氏三亦當作二二字誤也愚謂文取意遠三耦本明卽不須改

司射去朴節賈氏曰鄉射司射去朴升堂告賓注云不敢佩刑器卽尊者之側此不升堂亦去朴者尊公故也

司馬正袒決遂節義疏云周官有射鳥氏其職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鄭氏衆曰并夾鍼箭具也諸侯無射鳥氏故取矢以小臣

小臣師設楅節敖氏曰畢所以指畫處置之器以木爲之其長三尺按賈疏曰司馬執弓爲畢以指授若周禮執殳以爲鞭度然也

小臣坐委矢于楅節敖氏曰左右撫者左手撫其左右手撫其右以審定其數耳

比耦之遂適西階上節義疏依敖氏云大夫之耦不足則以士備之公卿之耦不足則以小卿小卿之耦不足則以大夫小卿之耦于大夫大夫意者直爲上射與又飲不勝之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節鄭注云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闕士爲之耦者不升敖氏曰耦惟謂士與大夫耦者也又若

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節敖氏曰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此諸公卿衍文愚按已上三條遵鄭注則公卿大夫初不過作分別缺耦卽以士爲之蓋公卿之尊卽上大夫也必如敖氏瑣瑣分配是禮之煩苛已極非經意也鄭非見不到此可知

比耦之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大夫節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按鄭氏注曰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賈氏疏曰上云司射等適次謂入次中此適次者大夫降自西階東行適次所過向堂東西面立因過次爲適次非入次也乃敖氏自出新意云

適次亦謂進而至于次也愚竊以經文証之鄉射器節云揔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有司亦在次內則一次之所容不爲少矣于是一切袒決遂執弓者及釋弓矢說決拾襲者皆入次中隱處爲之故曰次之設猶之更衣處也若合諸公卿大夫士盡改其位于次中恐不足以容焉凡禮之改必有所爲位于次外整齊畫一略無失礙而必次中之更變者其意云何耶敖之臆說蓋不足據也

又按經于誓大史比三耦節云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敖氏解之曰此乃未比時之位既比則位于次中經又云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敖氏又解之曰三耦既取弓矢遂

立于次中而西面北上愚按次中之位乃取弓矢釋弓矢一耦之位非次外眾多之定位敖氏必欲渾而同之殊未然耳

三耦取矢之下射進坐橫弓節鄭氏曰人東西鄉以南北爲橫義疏因敖氏之說云橫弓時上射下射皆北面以福上之矢鏃鄉南必北面乃可取之也既取乃東西鄉耳人北面則弓以東西爲橫矣注說殊足眩人愚按鄉射已詳敖說之過茲不復云敖之諸說與鄭異而是者有矣若此條者無所取材當弃之而勿用可也

三耦取矢之上射揖進坐橫弓節鄭云左還反其位毋周

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賈疏云毋周者左還行至位即位右還而反東面是還不周也云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者上射左還已還背君而據下射而言者上射夫君遠故據下射而言以其下射若又還周爲背君若左還向東還即右還西面是不背君周即背故也

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賈疏曰注云上以陽爲內下以陰爲內因其宜可也蓋上射東面左還時以左手還取東和陽方爲內下射西面右還時以右手還取西和陰方爲內隨其陰陽得左右相向是因其宜也

再射之賓降取弓矢節貝氏曰下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於此不卽袒決遂者去射時遠也

小射正一人節敖氏云周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然則諸侯之大射正上士亦二人小射正中士亦四人與愚按此說可從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節敖氏曰還右謂閱右物也既命去侯則由右物之前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去由物右是還之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爲下射故也是君未立於物而先辟之敬之至也愚按此條義疏取之勝於鄭氏審矣

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節通論陳氏祥道曰此韝朱極三士喪韝纊極二生者以韋所以致其用也死者以纊以明其不用也極亦謂之韘詩童子佩韘是也

小射正又坐取拾興節賈氏曰鄉射無襦故拾與決得俱設若大夫對士射袒纁襦設拾亦當在袒後

大射正執弓節義疏云此大射正受受於小射正者也蓋於東堂受之考工記弓人職云和弓擊摩注云擊拂也辭用弓必先拂之摩之而引此經爲設盜順左右隈者拂之也拭之者摩之也皆所以和其弓也

大射正立於公後節義疏按夏官射人職王射則立于後

以矢行告，諸侯之大射正，即天子之射人可見矣。

公既發節，敖氏經云，拾發以將乘矢，則是賓先公後亦如其它士下射之爲也。鄉射與此篇於上耦之初射，其文正與此同，皆據下射而言，足以見之矣。愚按此條鄭不如敖。

公卒射節，敖氏曰，反司正之位，是射時其位自若也，然則此司正之位不當東西之中，而與鄉飲酒者異明矣。愚按司正之位，敖與鄭異者，已於鄉射篇中詳辨其誤，茲不贅焉。

公即席節，疏云，司正必公即席而後升賓者，猶賓初入時，公升即席，主人始以賓升也。諸公卿大夫必賓升筵而

後繼射者以賓爲君耦耦之事未畢即君之事未畢也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敖氏曰授賓矢者亦小臣也此節恐在未乘之前義疏云于西堂下者仍其納射之故處也

司馬釋弓反位節義疏按鄉射之大夫射畢即升席此司馬釋弓乃升者若在故也司馬釋弓反位句乃復述上事以明卿大夫升之節耳

司射命設豐節敖氏曰亦適堂西命之司宮士司宮之屬也此時之位亦當在堂西與鄉射處豐升不言由西階其設之不言北面坐此詳之

僕人師繼酌射爵取射觶有執爵者注云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此亦當然

僕人師洗觶敖氏曰洗者以承賤者後新之其次則不洗矣降降席也西階上立飲爵爵之位也授執爵者宜反于其所受者也

若飲公觶賈氏曰角觶以兕角爲之非謂四升曰角者也對下飲君用象觶故云角觶

公降一等觶故云自酌膳以致以上與媵觶之禮同者也以致亦與于鄉酌公卒觶以下與媵觶之禮異者也所以謂之射爵也

司宮尊俟觶散曰兩兩壺也兩壺皆酒而云爾上是先酌所上者與加勺東枋此在大侯之乏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乏也此所設尊洗則篇首所言者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不文互見

司馬正洗散觶云服不爲大侯之獲者故先獻司馬正獻亦異之獻時蓋亦西南面

本錯獲者適右个節愚按大侯參侯干侯凡獲者三人又居乏相代者三人惟大侯之獲者乃服不氏也周官服不下士一人徒四人則似少一人蓋當大射時增設一人以足之無斯致疑也愚按經云司宮尊侯者服不受爵錯

薦俎後當以祭侯醴如始爲飲食祭于豆間先右个次左个及中凡三祭也卒祭乃至躲受獻之位設薦俎立卒爵此時司馬正已反位故司馬師受虛爵焉繼是司馬師洗獻隸僕人巾車獲人及三侯獲者即服不之徒負侯居乏者皆辨視躲射觶無大異也

獲者右執爵祭敖氏曰獲者南面坐左執爵也祭俎者興取肺以坐祭也二手祭酒爲散大酒多一手注之難爲節也恐投二手則彌敬祭侯之禮宜然也

獲者皆執其爵酢敖云獲者謂三侯之相代而獲者凡六人也乏亦謂三侯之乏也服不負大侯則其徒代之居乏

也疹侯于侯亦有負侯者不言者可知也

司射適階西節敖云釋弓亦并釋矢也鄉射有矢字義疏云周官服不下士大史下大夫大史固尊于服不故獻之與獲者異辭明上尊也

司射適堂西節義疏云鄉射禮司射之獻釋獲者弓矢與扑皆釋于階西故至此節云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此獻釋獲時司射之弓矢釋于堂西故取弓挾矢之處與鄉射異

司射倚扑節義疏初請射時本自阼階前云如初者如其初不如其再也

三耦拾取矢節敖氏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一句似衍義

疏云此句萱在上句之上傳寫者誤在下耳

三耦既拾取矢節義疏云皆進之位是三耦西面揖之位也當楅之位是三耦北面揖之位也又進之位是三耦及楅揖之位也經言此者明亦有三揖也

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進敖氏曰揖進當作揖退鄉射云揖退是也

大夫與其耦皆適次節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大夫與已上下位賈疏上大夫與下大夫同是大夫爵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節義疏按鄉射禮云請以樂樂于賓此不言樂賓賓卑也射義疏云何以射言何以能使射

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循聲而合言依循樂聲而發矢也不失正鵠言中也所釋樂節之義最明蓋樂之轉折處每節之以鼓射之發也循聲則其中也應鼓鼓不與射期而射適與鼓會是之謂樂節

司射遂適堂下節劉氏敞曰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貍首亦必其篇其夫子刪詩時已亡與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義疏云劉氏之說或然

大夫降復位鄭云門東北面位賈疏云下文賓諸公卿入門在西階下大夫不在西階下者以言復位其西階下者

無位故知在門東北面也敖氏曰復位于門東者以諸公卿亦以俎出故也燕禮諸公卿無俎故與大夫降而同立于西階下

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節敖氏云射人即鄉之司射者亦大射正也唯此一人與司正同薦以其爲司射故特異之與燕禮不同者餘亦見燕禮義疏云按司正射人亦士也先諸人而薦則先諸人而獻明矣亦所謂以薦明飲者

愚按此條敖氏爲長鄭賈之說少支離矣可不用也

祝史小臣師節敖云此獻史蓋小史也大史釋獲繇已受獻義疏云祝史在門東燕禮之位也此禮初入門大史小

史位于干侯之東北祝亦當存焉至將射史乃至所設中之西以後設中執算釋獲小史於此有事及此主人獻之注云祝史門東北面東上則是射畢大史小史祝俱各復其門東之位也

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節鄭云不言賓賓從羣臣禮敖氏曰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爲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雖欲之命也義疏特依敖氏宜也

壹發中三侯皆獲敖氏云上云退中與算而俟至是則亦設中執算而釋獲矣釋獲則有飲射爵之事于是大史小史祝復離門東之位

公有命徹冪節敖氏云至是乃言公命見上文凡言小臣辭者皆公命之也

賓觶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按大司樂職云賓出入奏肆夏令諸侯大射賓入奏肆夏出奏陔夏不敢上同天子禮

儀禮集說卷七終